

# 范仲淹研究

陳榮照著



# 范仲淹研究

陳榮照著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宗

和

教

授

鄧

政

陳

榮

照

敬

誌

三聯書店

封面題簽 饒宗頤

責任編輯 唐一國

封面設計 余美明

書名 范仲淹研究  
作者 陳榮照  
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 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 
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  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kong  
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 
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廿四樓  
版次 1987年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規格 大32開(203×140mm)312面  
國際書號 ISBN 962·04·0521·8  
©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  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

## 序

時人對於范仲淹一生的事迹進行全面研究，而寫成學術專著的，並不多見。陳榮照博士的論文，便是近年來屈指可數的一部。

這部作品共分六章：首論范仲淹的時代，探討北宋貧弱局勢如何逐漸形成，與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各種因素；次論范仲淹的身世，探討他的家世、出身、幼年生活、苦學精神、崇高志向、從政經歷；三論范仲淹的軍功，探討宋與夏衝突的背景，范仲淹抵禦西夏的策略及其守邊功績；四論范仲淹的新政，探討他推行慶曆改革的背景、新政的主要內容、新政失敗的原因，與慶曆改革的影響；五論范仲淹的義莊，探討他置辦義莊的緣起及其思想基礎、義莊的規模、發展、影響與評價；最後則論范仲淹的學術貢獻，探討他在興學育才、推進儒學、改革文風等工作上所作出的貢獻。在結論中，又就范仲淹一生的得失，及其對歷史所起的作用，評定他的歷史地位。

這是陳博士在非常繁重的教學工作壓力下，耗費多年心血而完成的一部作品。其研究態度的認真，其撰寫過程的艱苦，也許未必為讀者所深知；可是，其取材的謹慎、其內容的充實、其結構的嚴謹、其分析的深入、其論斷的正確，是讀者有目共賞的。

范仲淹在北宋貧弱局勢逐漸形成、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，登上政治舞台。在一生中，以防禦西夏侵略和改革官僚

1118/10

政治而贏得一定的歷史地位。這是九百年來一般儒家學者，和現代許多歷史科學工作者，都沒有什麼爭論的。可是，對於他的發憤苦學、他的樂善好施、他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、他是否曾爲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？他是否一個值得景仰和值得學習的歷史人物？……這些問題，近年却有人提出否定的看法①。

雖然，范仲淹的確是經過一番苦學，才考中了進士，後來還成爲統治階級的重要人物，可是，假如說他的苦學是受到科舉制度的誘惑，他企圖以科舉考試，作爲晉身之階，以便飛黃騰達，或者說他的苦學完全是爲了個人向上爬打算，這種見解是值得商榷的。

依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的說法，范仲淹是在發現了自己的身世以後，“感憤自立”、“欲自樹立門戶”、期望“十年登第”，而離開朱家的。《宋史》本傳又說，他在離開朱家以後，“去之應天府，從戚同文學，晝夜不息；冬月憊甚，以水沃面。”看來他的苦學似乎純粹以恢復門第爲動機。其實並不盡然。據魏泰《東軒筆錄》的記載，他早年在山東長白山醴泉寺讀書，便度過三年以粥拌鹽、斷齧而食的刻苦生活②。所以他的苦學，並不始於發現身世之後。即使到了南都睢陽學舍，他還是抱着“瓢思顏子心還樂，琴遇鍾君恨即銷”（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三《睢陽學舍書懷》）的閑放態度，這就和終日汲汲於榮華富貴的一般士子不同。和一般士子有所不同的另外一點，是他還具有“利澤生民”的宏願③。可見他的苦學，並不完全以恢復門第爲目的。不論恢復門第也好，“利澤生民”也好，他既然沒有恩蔭的特權，要想進入宦途，就只有通過科舉考試的途徑。但這對他來說，並不是爲了個人的飛黃騰達。他

自己便曾經表示：“志意苟天命，富貴非我望。”（《范集》卷二《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》）又說：“惟能忍窮，故得免禍。”（《范集·尺牘》卷上《與朱氏》第六函）他又曾告誡他的侄兒說：“清心做官，莫營私利。汝看老叔自來如何？”又說：“家間苦淡，士之常也。”（《范集·尺牘》卷上《與朱氏》第九函）他終生過的就是一種“苦淡”的生活。例如他在考中進士以後，第一任官職是到廣德做幕僚。三年任滿，離職之時，窮到要把僅剩下來的一匹馬賣掉，徒步而歸④。即使是在既顯且貴以後，還是“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。”（《范文正公年譜》譜前小引）“妻子衣食，僅能自充。”（《宋史》本傳）他不只是本身儉約自持，還以儉約為不可逾越的家規⑤。所謂“既顯，門中如貧賤時，家人不識富貴之樂”（《范集·褒賢集》富弼《文正公墓志銘》），並非虛語。錢公輔《義田記》說他雖然“位充祿厚”，但却“貧終其身”，逝世之後，“身無以為斂，子無以為喪”（見《范集·褒賢祠記》卷二），大約也都不是溢美之詞。可見他和一般醉心於榮華富貴的官僚畢竟不同。因此，我們絕不能因為他後來成為統治階級的重要人物，就認為他的苦學是為了個人的飛黃騰達，更不能因為他曾參加科舉考試，就否定了他的苦學精神。

我們表揚某一個人“樂善好施”，並不一定需要一一推戴他濟助的對象。其實，受到范仲淹濟助的，並不限於孫復、尹洙、石曼卿、吳遵路……這幾個人。富弼《文正公墓志銘》說他“每撫邊，賜金銀甚多，悉以遣將佐。”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說他“所得賜賚，皆以上意分賜諸將。”（慶曆三年，1043）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也說他“恩例俸賜，常均族人……

自政府出鄉歸，……搜外庫惟絹之千匹，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，自大及小，散之皆盡。”除了將佐、邊士不說，這些“族人”，應當是族中一些“飢寒”的貧民；這些“親戚”、“閭里知舊”，也決不是地主，否則他們就沒有接受濟助的必要。即使是他為族人置辦的義莊，到後來也擴大了濟助的範圍，使他的許多鄉里、外姻和親戚受惠：“鄉里、外姻、親戚，如貧窘中非次急難，或遇年饑，不能度日，諸房同共相度詣實，即於義田米內，量行濟助。”（《范集》附錄《建立義莊規矩》）

歐陽修《神道碑銘》稱讚范仲淹“樂善泛愛”、“臨財好施”（見《范集·褒賢集》卷一）。“泛愛”雖然還談不上，“樂善好施”當是事實，不然，官居將相、位極人臣的范仲淹，就不致於逝世之後，“身無以為斂”、“子無以為喪”了。

本來，范仲淹是不是“樂善好施”，可以說是算不上怎麼嚴重的一個問題。一個已經被肯定的歷史人物，他的光輝形象並不會因為他曾經“樂善好施”而大大增強，也不會因為他不曾“樂善好施”而大加削弱。可是，就史料的選擇上說，這是有問題的，因為僅僅挑選這一類的記載，來作為否定一個歷史人物的依據，那是不恰當的，也是不公允的。

《宋史》本傳說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。歐陽修《神道碑銘》也說他“少有大節；於富貴、貧賤、毀譽、歡戚，不一動其心，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。”劉仲元《范文正公書堂記》又說，他的素志在於“必也讀天下書，窮天下事，以為天下之用也。”（見《范集·褒賢祠記》卷一）在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中，也常以天下為己任。《岳陽樓記》便說：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”（《范集》卷七）《上執政書》也說：“不以

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憂。”（《范集》卷八）

究竟范仲淹所樂所憂的“天下”具有怎樣的涵義，是我們衡量他的抱負的關鍵所在。他在《謝轉禮部侍郎表》中表示：“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，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。”（《范集》卷十七）又在《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》中說：“但願天下樂……熙熙千萬春。”（《范集》卷二）他所樂的是“千萬”人的樂，他所憂的是國家和人民的憂。“天下”顯然有“國家”、“人民”的雙重涵義。在封建社會中，國家往往以君主為代表。所謂“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。”（《范集》卷七《岳陽樓記》）“上誠於君，下誠於民。”（《范集》卷八《上資政晁侍郎書》）在忠君就是愛國的歷史條件底下，也正是一種憂國憂民、愛國愛民的心境。所以范仲淹所指的“天下”，並不完全是屬於地主階級的，他之所以樂所以憂，並不完全以地主階級的利益為指歸，也不純粹是為了地主階級的長遠統治着想。

由於“起家孤貧”（《范集》卷十五《潤州謝上表》）、“布素寒姿”（《范集》卷十七《謝轉禮部侍郎表》），范仲淹早年備嘗人間的苦酸：“食斷葷茹，逾二十載。”（《范集》卷十八《求追贈考妣狀》）這種經歷，使他對於“民之疾苦，物之情僞”（《范集》卷十六《讓觀察使第三表》），有深刻的了解，和切身的感受。所以他在進入仕途以後，往往“求民疾於一方”（《范集》卷十七《鄧州謝上表》），“敢不盡心，以求疾苦。”（《范集·尺牘》卷下《與晏尚書》）慶曆改革十大項目中的“厚農桑”、“減徭役”，便是以“兼濟”與“惠民”為目的<sup>⑥</sup>。而在長期的地方官任上，他也為人民留



下卓著的政績，得到人民的好感和愛戴。例如他在泰州修築海堰，防止海濤倒灌民田<sup>⑦</sup>；又在蘇州整治水患，召募災氓游手，採用以工代賑辦法，疏通五河，排泄積水<sup>⑧</sup>，使到“蘇常湖秀，膏腴千里”，甚至成爲“國之倉庾”（《范集·尺牘》卷下《上呂相公並呈中丞諒目》）；又在杭州大興土木，寓賑濟於建設，使飢民得以擺脫流離失所的痛苦<sup>⑨</sup>；又在青州允許人民以輸錢來取代“支移”，減輕了他們的物資損失和體力消耗<sup>⑩</sup>。此外，他還爲人民爭取免稅和減賦<sup>⑪</sup>，爲人民要求恤災和紓困<sup>⑫</sup>。即使身遭罷黜，依然不忘爲民請命<sup>⑬</sup>。正是由於他處處爲人民着想，所以人民才會對他表示感懷，爲他繪像、立碑、建祠，甚至“以范爲姓”<sup>⑭</sup>；在他離任之時，遮道挽留<sup>⑮</sup>；在他逝世之後，“哭之如父”。不但漢族人民對他深表敬愛，邊區少數民族也視他如生身父母<sup>⑯</sup>。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他的確曾經爲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。

雖然我們不否認范仲淹也有不少的缺點，但基本上必須承認，他是北宋歷史上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。他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，完成了一個政治家所應當肩負的歷史任務。抵禦西夏侵略、推行慶曆改革爲他所取得的歷史地位，是不可動搖的。他的苦學精神、他的克己毅力、他的堅強意志、他的宏偉抱負，以至他的儉約習性、他的廉潔操守，和他對國家人民始終不渝的赤誠，都是值得我們景仰和值得我們學習的高貴品質。

陳博士的大著付梓在即，謹就范仲淹評價的幾個問題，略抒淺見，權充序言，並將本書推介紹給廣大的讀者。

林徐典序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

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

注：

- ① 漆俠《范仲淹的歷史地位》，見《中國歷史人物論集》（香港三聯書店，1957），頁278-280。
- ② 魏泰《東軒筆錄》：“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，日作粥一器，分爲四塊，早暮取二塊，斷齏數莖，入少鹽以啗之。”見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，大中祥符三年（1010）。
- ③ 趙善瑋《自警篇》：“范文正公微時，嘗詣靈祠求禱，曰：‘他時得相位乎？’不許。復禱之曰：‘不然，願爲良醫。’亦不許。既而嘆曰：‘夫不能利澤生民，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。’”見叢書集成本。
- ④ 汪藻《范文正公祠堂記》：“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……比去，……貧止一馬。鬻馬，徒步而歸。”見《浮溪集》卷十八，並見《范集·褒賢祠記》卷二。
- ⑤ 劉元卿《賢奕編》卷二：“子純仁娶婦將歸，以羅爲帷幔，公聞之不悅，曰：‘羅綺豈帷幔之物耶？吾家素清儉，安得亂吾家法！’”並見趙善瑋《自警篇》、宋纁《古今藥石》卷上。
- ⑥ 《范集》卷六《四德說》：“於人爲兼濟，於國爲惠民。”
- ⑦ 宋仁宗天聖三年（1025），范仲淹知興化縣，“因見瀕海田土，被海水侵鹹，有妨耕種，乃相度此地，宜剏海堰，以救護良田。……自後海陵、興化、鹽城等縣，田土皆得種蒔；不特百姓有糧，及諸鹽場，亦賴以培養煎燒氣力者。”見《褒賢集》卷二《泰州書院禁約》。
- ⑧ 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景祐元年（1034）：“范仲淹……徙蘇州。州比大水，民田不得耕。仲淹疏五河，導太湖，注之海，募游手興作。”
- ⑨ 沈括《夢溪筆談·官政》：“皇祐二年，吳中大饑，殍殣枕路。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，發粟及募民存餉，爲術甚備。……又召諸寺主首諭之曰：‘饑歲工價至賤，可以大興土木之役。’於是諸寺工作

鼎興。又新放倉吏舍，日役千夫。……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，民不流徙，皆公之惠也。”並見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。

- ⑩ 宋仁宗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范仲淹以戶部侍郎知青州，“會河朔艱食，青之輿賦，博州置納場，青民大患輦置之苦，公戒民納價，每斛三錢，給鈔與之，以書與博守，遣官輓金至博坐倉，以倍價招之，糶巨榜數道，介其境則張之。……至則質者山積，不五日而遂足，而博斛亦衍。”（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卷七引范鎮《東齋紀事》）。並見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。
- ⑪ 《范集·言行拾遺事錄》卷三：“公體量河東州軍人戶，近年徭役科配頻並，例各貧困，遂免放今年秋稅，稍得休息。又恐陝西州軍人戶，亦自兵興以來，只應差科不易，尋割與陝西轉運司，依河東例，減放人戶支移。”《政府奏議》下《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次邊入中斛斛》劄子，也要求減免沉重的科斂，以紓民困。
- ⑫ 宋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“江淮京東災傷，公奏請遣使巡行，未報。公請問曰：‘宮掖中半日不食，當如何？今數路艱食，安可置而不卹？’八月甲申，遂命公安撫江淮。”（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）《范集·政府奏議》卷上《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》：“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，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，係專副四十餘界，計八十年來，登載少數，又不顯侵欺；其勾當人亡歿年深，只追貧弱子孫理納，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，似此剝刻傷民，豈陛下愛有生靈之德？臣欲特出聖意，應祖宗朝天下欠負，更不問侵欺盜用，並與除放。”
- ⑬ 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范仲淹貶知饒州，為當地人民奏免繳納烏啣茶。李深《題范文正公祠堂》七絕詩云：“一章奏免烏啣茶，惠及饒民幾萬家，遺老至今憶德政，為余談此屢咨嗟。”（《宋詩紀事補遺》卷二一）
- ⑭ 《范文正公遺迹》記載，范仲淹在整治蘇州水患之後，人民為他立碑、建祠；又《褒賢集》卷四陳基《范氏復祖塋記》：“所至之地，

遺愛不忘，率繪像以爲祠。”牟巖《忠烈廟記》：“邠、慶諸郡與屬羌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。”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：“民饗公利，以范爲姓……中國外夷莫不喜稱公之姓字。”

- ⑮ 宋仁宗慶曆六年（1046），范仲淹移知鄧州。慶曆八年（1048），詔徙知荆南府，因受鄧州人民愛戴，遮道請留。朝廷俯納民意，復知鄧州。見李燾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一六三。
- ⑯ 樓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皇祐四年（1052）說范仲淹“爲政忠厚，所至有恩……及其卒也，羌酋人數百，爲舉哀佛寺，哭之如父，三日而去。”

# 范仲淹研究

蓮堂



宋資政殿大學士贈尚書  
范文正公仲淹



范仲淹像（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藏）



范仲淹造像（单柏欽繪）

李寺丞行曾  
遼中亦領

宋教誨

勤止休勝 卷此中無七 兕子

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 田元均

書來尊送 上近得 棧州書

甚問

師魯亦已報他 公負且安 世身中且得

未動亦佳 惟君子為能樂 止在在此

日矣 加愛、不宣 公淹

師魯舍人

卷



三月十七日

方范文正因與言文請字論

上前駐觀州時 尹舍人實上書 願得但貶監

鄆州酒稅此一卷 怯情兼諱 不啻兄弟益

二公愛 君夏國道台志同其相與之厚 自應

亦耳 渾熙工已清明日 梁駱充 敬觀

范仲淹與尹師魯手啓墨迹 (台北故宮博物院藏)



# 目 錄

序	林徐典	1
<b>第一章 范仲淹的時代</b>		
第一節	北宋的集權政策	1
一	集中兵權	3
二	集中政權	7
三	集中財權	12
第二節	貧弱局勢的形成	15
一	積弱局勢	15
二	積貧局勢	20
第三節	社會危機的醞釀	32
<b>第二章 范仲淹的身世</b>		
第一節	范仲淹的家世與幼年生活	61
第二節	范仲淹的苦學精神與志向	64
第三節	范仲淹的發迹與從政經歷	69
<b>第三章 范仲淹的軍功</b>		
第一節	西夏的興起	90
第二節	西夏的建國	96